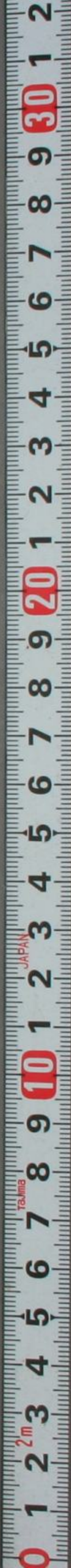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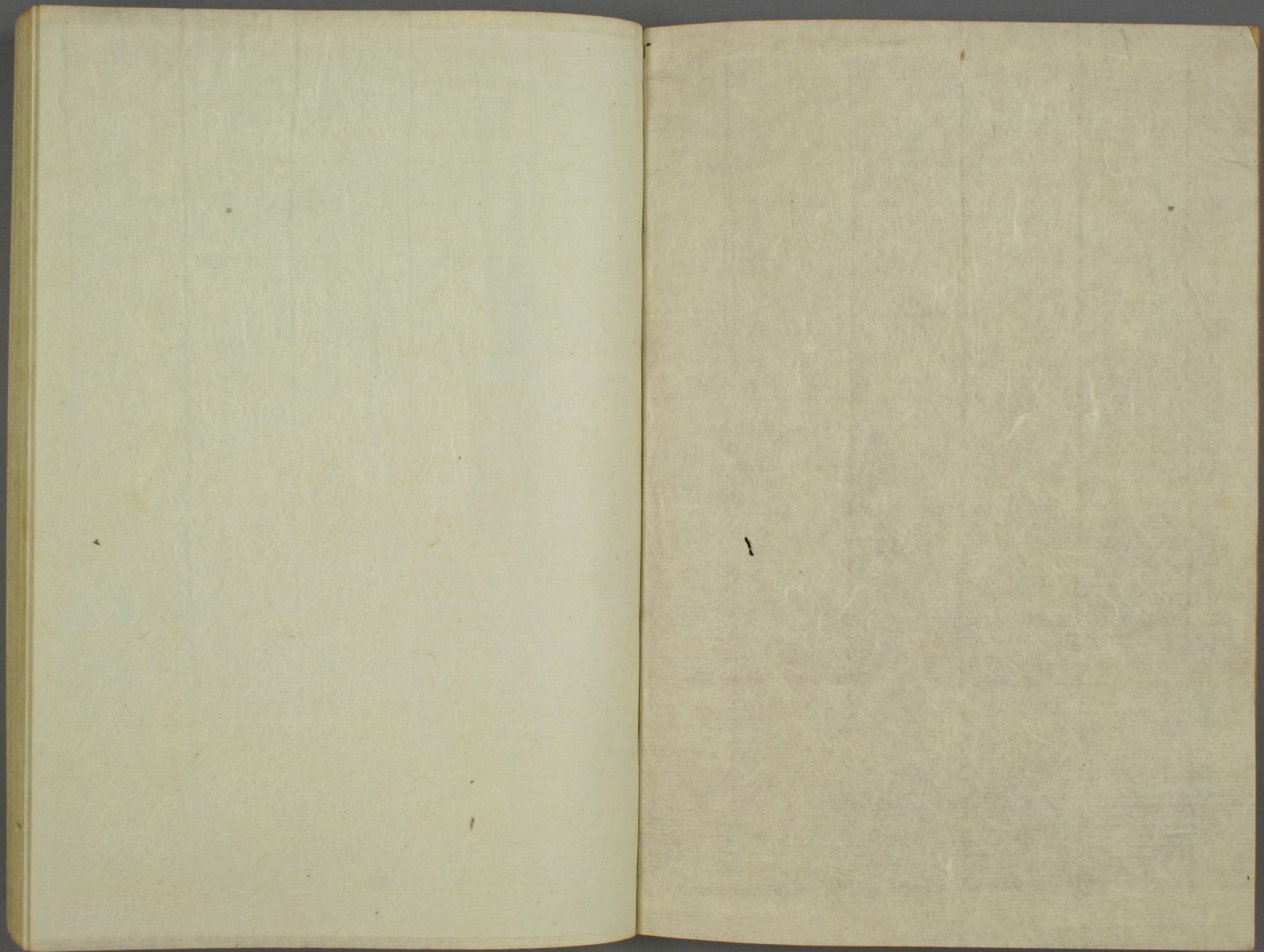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日苑

十五
十六

112
49
9





12
49
9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五之評下

宋高宗翰墨志

摹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適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若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



之久。本襍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怠於心手。頃目束髮。卽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之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

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漠然。畧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恠。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驕駟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鴿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頽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

雅一作散

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楷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

哉至若紹興以來襍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徃徃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真坐右以爲清玩

廣川董道評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

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
心爾論者謂飛帛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
之勢真行出於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
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帛篆書世不復傳今
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畧無勑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
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
及也

子敬書如河間少年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
武學書或真行章草襍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
輩名人能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謝太傅善

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答
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太傅曰物論
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
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之語也

晁無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
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
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
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
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
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

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晉人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壁間子敬慢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迺可言晉史臣皆自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

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斷之則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迺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發至於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

學者於此當自知之

張友正作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而克切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汗者墨又須多膠黝者如逸豫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叡彥思學友正用筆至於草字已能

鬚子峻切柔韋也

輕舉迅速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異也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曾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曾郡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曾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素於張旭吾知出此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於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於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

袒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初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磬石、釵股，諸體備有。至於神明煥發，絕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遺也。後世論書法，大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爲勢，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撥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得唐經生等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旣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亦未嘗求於古也。

陳景元評

陳景元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率更，則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

朱文公評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書目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自有好處，但自家旣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懿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

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

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余少時曾學曹操書時劉其公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詣之其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余默然示以應

張南軒評

坡公結字穩密次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

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初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畧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倪正父評

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臥筆魯直米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

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諸字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小楷法則亦不免俗畫而氣骨不蕭散有美堂記書錦堂記及荔枝譜諸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爲難也

○劉須谿評

劉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卿亦從邑不知卿徒節故草書爲間者卽節也近年楊慈湖畫心字

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
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
總如彼所自爲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
取也

趙子固書評

不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學唐
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人多見不知量也僅能歌
斜倚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
間架牆壁則不翫散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
間架牆壁處不着工夫此理可爲識者道近得北方

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惡也故爲此說
正坐無牆壁也右軍樂毅畫贊闌亭最真一一有牆
壁者右軍一搨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
於此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
明麗下道護啓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
當垂情如此下筆則研麗方直端重楷正昧此則癡
鈍墨豬矣黃庭賀捷有鍾體雖微欹側隱然亦有牆
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毋但徇俗而不究本唯遺
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決非義筆正如率更
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聖教

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正書此書官刻

體蘭亭玉

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做羲帖先為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蘭溪經藏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戒李北海之濁在欹斜唯張從申得太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會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即無跛偃也又云北海深悟太令太令不若是之欹斜也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復為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

生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豎筆不直搨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為隘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點檢之朋友相警悟之前脩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覺其非耳故予深信間架墻壁為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勤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壑巖橫斜顛倒幾若揚少師孫勣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之

世號存絕者唯樂毅海字秣陵本爾其唐元度魚帖本

已非古本，又次有德州畫像讚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錄精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固類錄，欹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盲丁道護。襄陽啟法寺興國寺二石，啟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粗甚，如出兩手，天不壽精而壽粗，可嘆也。北方多朴有隸體，無晉逸雅，謂之檀裘氣，至今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若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

者著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乎正恬澹，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如橫書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冗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冗，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冗，斯為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雍起向。左。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豎，亦結筆在存，穿心豎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捺，使鋒左向，如畫

之右肩突出鋒在上，豎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午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着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守涉世俗之病。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欹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泛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勻勻，俗咎率更體，為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尚氣魄，乃可不排算。

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分間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為率，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者，每字必敬。歲字必舛，有字不可破中。叢字取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弟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魯公為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尚之，甚有踈拙。薛少保倨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同。幾致迂踈。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諸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

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嘗妄
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飭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
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眠則書被坐
則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為不易哉

吾衍評

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水圓活
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
但字下爲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
然有漢意陽水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

袁裒評

大漢魏以降大抵皆有分隸餘風二王始復九變右軍
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
婉開元以後乃務重濁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
二王不失古人意度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
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祖襲而古風蕩然
思陵筋骨過美吳傳朋姿媚傷妍姜堯章太守繩墨
左則貽及手竝脚之議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
工巧乃爲至妙

鮮于樞與趙子昂書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

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
至山谷大壞不可復理

楊慎墨池瑣錄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
圓亦可爲歐之闡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曾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

靖文

虞敬公曰大德延佑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

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
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敘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
豈能及子昂萬一邪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

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趙公之書冠天下以其
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爲的論

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
號爲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
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
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尙未經目何得爲名書
耶

鄭子經論張卽之陳讜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焉
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其自知邪知則不爲此
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
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
正如叔手竝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
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
可觀真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
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
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章目柳公權書爲惡札如玄秘塔銘誠中其譏
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此則馮
宿碑亞於廟堂碑非玄秘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鞞

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說者何
所見之不同乎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縮秋蛇爲文
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姜
堯章之所不取也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丁道護襄陽啟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
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毡裘氣蓋骨格者書法之
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毡裘之喻謂少態度耳

鍾紹京云智永硯成白，廼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迹，勝其自運。山谷云：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先太師公學蕭子雲出師頌，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真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爲善誼。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畧無其比。

也。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娼，塗抹青紅，反令人贈金皺眉也。

張懷瓘書斷以章草新意頗多。

呂總云：懷素揮毫掣電，隨千萬變。

山谷曰：三代之鼎彝，字畫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必托於能者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

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亦云爾。又曰：周

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華僞自見真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遂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筆姜夔云真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黃輿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入斗牛宮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是弄潢池而承檣雷

豈有驚人之波瀾耶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特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

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然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楊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頤左傳云美而豔豔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豔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為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黃庭堅爲描字亦是好勝過敵也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脩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求覓也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

墓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是過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龜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
閏也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不能變乎籀古今
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
謝蕭阮守法而法在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爲黃
米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
而至張卽之怪誕百出書怪極矣不有子昂誰能迴
瀾乎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
尤能作態度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

見拳攣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妍淵微徒似其
經營險急所謂醜女效顰見者必走也

解學士春雨亭評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
爲土偶蒙金殊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
又謂宋仲珩爲神彩已其似以未成少之亦非也本
朝書當以宋克爲第一仲珩卽次之方遜志評之已
定矣胡杜揭豈能及哉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
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
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畱此筆不爾當退還卽可常筆

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事見墨藪，信乎。如來三昧，菩薩不知也。

有人問莊孔暘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暘曰：熟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爲知言。

書札於德性相關。朱子嘗云：卽子雲所謂心畫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遂卽鑿字也。鑿省作遂，又作遂者，以代上，如匠作迺，匹作迺，匣作迺，陋作迺，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所謂知常

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遂，蓋師法古而結體密，源流遠而意匠深，乃爲法書。若確守六書，古人謂之拙，表氣東坡所云鸚哥之學，止數言山谷所謂蝦蟇之蟾，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世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藝，亦不易哉。

唐僧貫休工篆隸，荊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授，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下之人，一舉手援之而已。未加苦切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壇上焉有此理。

邪李願贈張諲詩小王破體成支策人皆不解破體
爲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聖右軍行法小王
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
體也夫以小王去右軍不大相遠已號破體今世解
學士之畫圈如鎮宅之符張東海之顛筆如風癱之
手蓋王氏家奴所不爲一世囂然稱之字學至此掃
地矣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
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
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

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
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
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
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
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
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
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婆石乎

豐道生評

唐宋名家皆一筆書也皆可擬議唯右軍用筆備極
衆妙正書如宣示諸帖行書如蘭亭安石霜寒官奴

來禽奉橘丙舍建安暴疾二孫敬倫體痺光墓婦母
頃日穆松賢弟道護從弟快雪極寒毒熱此月懣軻
小祥姨母罔極諸帖草書則絕交書十七帖之外又
有豹奴末春既生大熱告姜學書附農行穰大黃遠
婦皇象言敘遣書舍子官舍卿女永日月末所論產
婦敬豫昨告飛白中郎袁生長齋雪候二謝執于廣
陵謝光祿西問長風謝生裹鮓東旋此事月過半安
善宅圖江州間暇道意獨坐黃甘寒切累書玄平白
屋嘉興晚際冬中興奴乏氣秋月卞城賢室轉熱都
下重熙郡知賓婦產初月王畧耳痛清和採菊 戶

彥仁大醉安石別紙白石枕祠物鶻等摧冠等帖莫
不迴絕千古真若仲尼之金聲玉振智聖大成非夷
惠諸子之可班也嗟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右軍之外真書如梁鵠討莽檄王廙祥除奉賜二表
謝朓廣陵王誌孫文韜茅君九錫文陶弘景內景外
景經蕭挹開善法師碑吳少常遺教經韓 大覺寺
碑丁道護啟法興國寺碑史陵岳廟碑歐陽詢心經
姚辯等志薛稷心經鍾紹京千文蕭誠南嶽真君碑
柳公權心經清靜經行書如鍾繇雪寒帖張翼二舅
帖謝安中郎善護二帖操之中書先墓二帖徽之新

月僧□二帖、渙之二、嬖帖獻之辭、中令書乞假表、月終寬□日寒、天寶吳興女、女鶯還授衣、靜息相過、夏日夏節、節適比麟觸事、無往瞻近、衛軍恨深、歲盡外甥子高、永嘉得雄奉對、奉別極冷、欣喜□周生□期海鹽中秋諸帖、羊欣鄱陽敬祖、移屋閑曠四帖、智永龍爪黃庭、歐陽詢薄冷投老善奴、金蘭四帖、李北海和上潭水、張子有光、八郎諸帖、莎羅樹、開元寺、普光寺人雲寺、岳麓寺、東林寺、法華寺、李思訓、李勣、臧懷亮、葉有道、盧府君等碑、顏刑部、爭坐書、祭濠州、李明文乞米、春寒鹿肉馬病、踈拙領軍、文殊寒食、過埭、盧

八明遠、劉中使等帖、柳公權、赤箭紫綵鞞碑本等帖、楊凝式、閑適起居二帖、李後主、臨江仙、米芾臨二王、安石十一帖、章草如張芝、府君帖、
憤憤帖、皇象急就章、索靖七月帖、蕭子雲出師頌、智永月儀草、聖如王導省示改朔、庾翼步征解帶二帖、劉琰青苗帖、王凝之夜來供養二帖、徽之波湖帖、獻之付李陳事、風夜送黎玄度耳痛等帖、謝靈運古詩、歐陽詢千文、耕墾、陳隅益部知第四帖、張旭晚復前患、劉公長風二、吳鎮軍清鑑、皇甫自然消化眠食、冠軍酷想何姑肚痛等帖、宛陵古意、春草春柳等詩、

懷素三體千文聖母碑入市詩任華八仙好事貧道
祝融河東右軍顛書天姥等帖唐人安道相對殊愁
終年虎丘者過憂勤消息助汝肌色秋氣冷廣州時
氣端坐祠監委曲慶等諸帖孫過庭書譜賀知章千
文彥 擣衣篇蔡襄見遠亭三橋冬過水北雜詠等
詩黃庭堅 上座清公題壁等帖皆足以傳芳百代
然學書者貴博而不貴雜唯專法右軍可也

永字八法乃隸書結構之體率更諸碑極備其灑虞
之一一褚之八八之各擅其長李氏愔菴府君字灑
出彙論著甚詳初學最宜記幃然唯坐顏體止可用

之。題署若夫銘石必灑鍾王乃有淳古蕭散之趣顏
徐柳蔡蘇黃諸家不可入一筆矣

祝允明書述

復書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後
改變知其至也適逮唐氏遵執家彝初焉微區爾我
已乃浸闊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槩爰至中葉大換
顏面雖神骨少舍晉度九徃一居在其躬向可爾來
徒靡从瀾倒風下違宗戾祖乃以太變千載典模崇
朝敗之何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
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

信於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夔等輩可爾。鄧與餘人無足語。吳與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見。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克昌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廉詹解鳴于朝，盧熊周砥守于野。如滕公等尤多未朝者乃當讓野，而布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餘彬斑甚眾，夫則不暇。二沈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豪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之拘。

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間牕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覩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豔質明妝，倩笑相對。朱夏榻暑，紛紜易於馳譽。孔賜仲昭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烟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夏稍近清潤，吏部。蔣頗主沈雄，惜乎不肯自脫。孔腸操史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以得二陳壁傷矜局，登畧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塵崑山衛靖少自出陳，趣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隸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相，頗為青冰。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昌

文貞洎乎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豪墨迄今猶然然荆玉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蕕而藝斯曾衛張公始者尙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嘆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張天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厨養醜惡臭穢忍沉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誤人且爲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閣綵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邈寡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稀若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爲近士瞻望。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

變人及烏責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并馬刑部蕭黃門愈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徐放米劉趙吳蘇馬亦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慨舍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人并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益其所發奴書之論乃其曾懷自恚者也

奴書訂

觚筦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興吾獨不解此藝家一道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為圓不從規擬方不按矩得乎自猶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

異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圖將不故之并亡而弟
新也與故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
骨一也沿晉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見永興勾圓率
更勁瘠瑯琊雄沉誠懸疆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
爲祖宗本貌自粲如也爾後皆然未暇遑計趙室四
子莆田恒守惟宜襄陽不違典刑眉豫二豪醫羈蹋
勒顧盼自得觀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幹平原股肱北
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軀曾直自云得長沙三昧諸師
無常而具在安得謂果非陪臣門舍耶而後人泥習
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

舉馬祕談走也任簡良不合契且卽膚近爲君謀之
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煇麗方而黔之可乎噉必穀舍
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爲賢人必法淵賜布聖
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袞曲而曰爲孔顏者奴賢奴聖
者也可乎

陸深評

予於書篤好顏書已幾於道矣予所有大字則東方
像贊行書則爭坐位黨又得蔡成之分家廟碑數行
廟碑字結體小異予讀書內館時嘗倣之時同年王
欽佩號善書嘗詆顏書爲村夫子其所臨榻者則歐

陽通穆伯潛素拙於書謂通書輕佻若不檢士而於
顏好之忘味云子每舉以為笑豈能者固不能賞而
能賞者迺不能之人耶謾識于此蔡名天祐王名章
穆名孔暉

豐道生評

豐道生手書云余遊石湖與文待詔衡山翁談書余
曰翁小楷根本鍾王金聲玉潤祝枝山顛草精於山
谷鋒勢雄強次則陸儼山真行規摹懷仁出入北海
無媿仙手翁曰今人以書自詫者不少試卒評之余
曰馬孟河書如盲師批命不辨點畫沈鳳峰書如老

覲扶鸞詰屈難識王逢元書如小兒乳臭學語未成
陳鶴書如麻風丐子擁腫穢濁楊珂書如胠篋偷兒
探頭側面沈仕書如夏四倚主妄騁驕狂迫而視之
畢呈奴態時王繩武吳純叔在座王曰子言可謂確
論奈何馬石渚以金帛購海樵書錦標玉軸余行甫
亦稱秘圖天下無雙使聞斯言能無駭恨吳曰鶴珂
納交甬江以通平東樓故為時所重耳翁曰既論書
學寧務趨時天下後世自有具眼者余曰君子立身
志其大者古之人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信道之篤自
知之明患難死生不奪其志楮毫末技不足以深辨

也諸君相與一笑而起

古今法書彙苑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六評之擬

唐竇臯述書賦上論周至唐一百七十一人署證徐僧權等八人印記太平公主等一十一家述作梁武帝等十家徵求竇臯章述等二十六人利通貨易穆韋章等八人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浸流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妍媸洎于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既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

徃住偶見祛積年之遐想駭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
實之幸遇嘗為吾君之痛惜恨沉草莽上達無階因記
彼而銜求願沾諸而善價然為監臨動靜公私貿遷
徒暫披翫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親見者并今朝自
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咸
備書之

周一人史籀秦一人李斯漢二人蔡邕杜操魏五
人韋誕虞松司馬師司馬昭鍾會吳二人皇家賀
劭晉六十三人齊獻王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武
陵王會稽王楊肇山濤嵇康張翰蔡克顧榮劉琨

孔侃孔瑜陶侃熊遠應詹卞壺劉超謝藻庾亮庾
懌庾翼庾准郗鑿郗愔郗曇郗超郗儉之郗恢謝
尚謝奕謝安王導王珣王珣王羲之王獻之王廙
王濛王述丁潭何充劉訥劉琰張澄劉璞張翼桓
溫桓玄江灌沈嘉劉瓌之劉廙范汪范甯諸葛長
民劉穆之溫放之揚羲宋琰宋二十五人武帝文
帝孝武帝明帝南平王海陵王謝靈運謝方明張
茂度張永羊欣孔琳之薄紹之王敬弘王思玄顏
峻桓護之駱簡蕭思話庾秀之巢尚之裴松之徐
爰江僧安賀道力齊十五人齊高帝武帝竟陵王

褚淵褚賁徐孝嗣王僧虔王慈王志王儉劉摛顧
寶光胡楷之徐希秀張融梁二十一人武帝簡文
皇帝邵陵王孝元帝蕭確蕭子雲王克陸杲任昉傅
昭朱异王籍殷鈞阮研王褒蕭特庾肩吾陶弘景
江革周弘讓范懷約陳二十一人武帝文帝煬帝
沈后新蔡王廬陵王永陽王桂陽王釋智永智果
江總徐陵沈君理袁憲毛喜蔡景歷蔡徵顧野王
伏知道謝朓賀朗北齊一人外五代祖劉珉隋五
人劉玄平房彥謙廬昌衡趙文深王孝逸唐四十
五人神堯皇帝文武聖皇帝則天武后睿宗開元

皇帝漢王元昌岐王元範李懷琳歐陽詢歐陽通
虞世南虞慕虞煥褚遂良陸東之薛稷房玄齡殷
仲容王知敬王紹宗孫過庭張旭賀知章徐嶠之
徐浩李造韓擇木田琦衛包蔡有鄰鄭遷李權李
樞李平鈞王維王縉史維則李陽冰家舅繪姨兄
若明若山宋信李璆蕭誠張從申呂向長兄蒙馬氏
妻劉秦妹等應親見者所言

茲錯綜優劣直道公論或理盡名言即外假與喻雖
闕標舊品而畢寄斯文刊訛誤於形聲定目存於指
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并世所傳揚者不敢憑往一

皆畧焉其詞曰

嘗考古而閱史病賤目而貴耳述勲庸而任人揮翰
墨而由已則知親矚延想如見君子諒風雅之足憑
奚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美矣雖六藝之末曰
書而四人之首曰士書資士以為用士假書而有始
豈特長光價於一朝適容貌於千里

一作木

王羲之書叢山姥竹角扇五字字索百錢人競買
去梁元帝書亦云千里之面目轉覺為能矣

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
石永播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

泐音勒石解散也

涯遠則虹紳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
而變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滴溜映朱檻而垂冰
蔓木含芳貫綠林以繩直伯督二體八分二篆蔡戟
變弧星流電轉織逾植髮峻極層嶽周秦漢之三賢
余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寄而寶傳

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岐州雍城南
有周宣王獵碣十枚茲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搨
本吏部侍郎蘇勗敘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
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李
斯上蔡人終秦丞相作小篆書嶧山碑後具名銜

碑既毀失土人刻木代之與斯石上本差稀又至
德中安史敗後四從弟沼於河陽清水渠下得傳
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墨畫皆隱起作
龍鳥狀側文小篆曰魏所受漢傳國璽背上蟠螭
一角折鼻尖有黃疵瑕按驗譜牒乃無差舛云斯
所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終後漢左中郎將今見
搨本二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稀惟校雠
及光和等碑時時可見

章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行而作故
掣波循利創質畜怒

章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蹟詔
上章表故號章草

魏之仲將雀漢獨步或近泉湧溢或錯王班布蹟遺
情忘契人神悟然而負才藝履危懼膏明自煎鬢髮
茂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名微格高復見叔房體裁
新簡約肌膚豐腴知空疑雲水泛連鷺

針韋誕字仲將京兆人終魏光祿大夫時凌雲臺成
先誤針牖明帝使誕坐籠以輓轆引上就書去地
二十五丈及下鬢髮皓然虞松字叔茂會稽人終
魏中書令大司農

挹子元之環蹟高子上之雄神量經文儒才苞古人
或寄詞達禮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瓘如晴
郊駟馬維岳降神

司馬師字子元河內人終魏錄尚書事大司馬忠
武公及炎受禪追尊曰景皇帝弟昭字子上終魏
相國錄尚書事封文王追尊文皇帝

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超越將望古而偕能與象
賢而蹈拙如後生之可畏實氣益於前哲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魏征西將軍

吳則廣陵休明朴質古情難以窮真非可學成似龍

雙螯啓伸盤復行

皇象字休明廣陵人終侍中吳青州刺史

賀氏興伯同時其體瘠而不踈逸而寡禮等殊皇賀
品類兄弟

賀劭字興伯吳興人終吳太子太傅

目司馬氏之受禪炎爲帝祖偉哉齊王手蹟日觀翰墨
之外仁賢是優重則突兀嵩華輕則參差斗牛

司馬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武帝弟封齊獻王官
至侍中大司馬

逮乎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毫翰英異元帝

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劓刃虎駭鸚胎
懦夫喪精劔客得志

元帝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謠曰五
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卽其人也

成帝則生知草意賴悟通諳光使畏鬼青疑過藍勁
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靚晴日泉落而懸歸
碧潭

成帝諱衍字世根元帝孫明帝子

康帝則幼少閑慢迴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

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弟

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
草風送驟雨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

赳赳道叔遠淳邇俗舉姓名而孰多議風度而不足
元子憚其威武吾徒遵其軌躅

武陵王晞字道叔明帝弟

道子雅薄綿密纖潤露輕藏沉假曲躡峻猶尺水之
含衆象小山之擬萬仞

會稽王道子孝武帝子

季初則隱姓名展纖勁寫榻共傳賞能交盛猶鋸牙

鉤爪越超陷窞

楊肇字季初，滎陽人，晉荊州刺史。

巨源正書，朴畧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若披堅草，澤匿銳茅廬。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晉侍中司徒。

叔夜才高，心在幽墳，允文允武，令望令聞，精光照人，氣格凌雲，力舉巨石，芳逾衆芬。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

李鷹有聲，古貌磅礴，雖無名驗，攀附張索，如凝陰斷，雲垂翅一鶚。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大司馬掾。

子尼簡約，片月孤峰，千秋之下，森森古容。

蔡克字子尼，陳留人，晉成都王掾，子謨過江，食蟹遇毒者，本朝尚書僕射。

彥先尚質，無而不有，猶崆峒上人，世俗誰偶。

顧榮字彥先，吳郡人，晉驃騎將軍。

越石偉度，糠粃翰墨，如伐樹而愛人，似問鼎而在德，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晉太尉。

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驚虬，逸駿康草則古質，鬱紆如落翮，摧枯。

孔侃字敬思會稽人晉大司農孔瑜字敬康會稽人晉車騎將軍

雍容士行李孟公旅肌骨閑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混迹襍處

陶侃字士行秣陵人晉侍中大將軍

孝文剛斷謹正援毫古體雖拙隸稱且高如貴冑之躍駿武賁之操刀

熊遠字孝文豫章人晉大將軍長史

思遠則藁草懸解筆墨無在真率天然忘情罕逮猶羣雀之飛廣廈小魚之戲大海

隸一作今

應詹字思遠汝南人晉鎮南大將軍

望之之草緊古而老落紙筋盤分行羽抱如充牣多士交連襍寶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晉侍中驃騎大將軍

體大法殊實推世瑜稟天然而自強亂帝札而見拘猶朝廷宿舊年德相趨

劉超字世瑜瑯琊人晉衛尉零陵忠侯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近密遂絕其與外交書

叔文法鍾纖薄精練用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鴻等窺巢之乳鷲

謝藻字叔文會稽人晉中書侍郎

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至如強骨
慢轉逸足難追翰斷蓬征拖蔓葛垂任縱盤薄是稱
元規

庾亮字元規潁川人晉大尉

遺古效鍾叔豫高蹤雖穩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
畫龍

庾懌字叔豫潁川人晉衛尉將軍

積薪之美更覽稚恭名齊逸少墨妙所宗善草則鷹
搏隼擊工正則劔鏑刀鋒愧時譽之未盡覺知音而

罕逢其荒蕪快利彥祖爲容似較狡兔於大野任平
陂之所從

庾翼字稚恭晉車騎將軍懌與翼竝是亮從弟庾
准字彥祖希子亮孫晉豫州刺史

道徽之書豐茂宏麗下筆而剛決不滯揮翰而厚實
深沉等漁父之乘流鼓柁高平奕葉盛德遺能方回
興重熙接翼嗣與回則章健草逸發體廉稜若冰釋泉
湧雲奔龍騰密壯奇姿撫蹟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
揚眉景興當年曷云世乏正草輕利脫畧古法蹟因
心而謂何爲吏士之所多惜森然之俊爽嗟菽爾之

中和處約道胤家之後俊狂草勢而兄優謹正書而弟潤俱始登於學次慙一虧於九仞

郝鑒字道徽高平人也晉太宰郝愔字方回曇字重熙竝鑒子愔晉司空曇晉中郎將超字景興愔子晉臨海太守儉之字處約晉太子率更令恢字道胤晉鎮軍將軍處約道胤竝曇子

謝氏三昆尚草獨峻猶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達士逸蹟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興所適能事雅量末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圓自窮禮法拘性猶恒德之仁智應物之龜鏡恨其心懼景興書輕

子敬塞盟津而捧土損智力而逾病

謝尚字仁祖陳郡人晉散騎常侍謝奕字無奕晉鎮西將軍謝安字安石尚弟晉侍中太傅安得獻之書時斷作紙夾焉

業盛瑯琊茂弘厥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蓄高致有餘類貫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有子敬倫蹟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豔尙期羽翼鴻漸芝蘭香染與兄勝而弟負將奢也而寧儉繩繩宜爾傑出季琰露鋒芒而豁懷傷禮樂而無檢猶搏扶搖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險

王導字茂弘瑯琊人晉丞相謚曰文獻公王劭字敬倫卽導子晉車騎將軍兄卽恬洽洽子珉字季琰晉中書令

然則窮極奧旨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踰風加而衆草靡皆縈遊刃神明合理雖興酣蘭亭墨仰池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逸邈逮乎作程昭著褒貶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末學而能揚幼子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遺妍而多狀勢由已而靡罄天假莫神憑造化莫竟象賢雖^猶乏乎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

午

斯二公者知能方祁氏之奚乎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誠一字而萬殊且含規而孕矩然而真蹟之稱獨標俱俱忘本世心余所不取何哉且得於書法失於背古是知難與之渾樸有可以爲斷磨王矣

王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幼子獻之字子敬晉中書令

溫溫伯與亦扇其風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適正精彩冲融已高天然恨乏其功如承奕葉之貴曹備風訓之神童

左 夙 備

王廙字伯與卽導孫會子晉司徒在長史

粵若太原之英，二子間生仲祖。慕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獻之情。立言慕鍾而我愧，比叔文藻而此榮。習所通導及而不反，參放之溫放而先鳴。結束體正，肆力專成。猶棟梁富於合抱，巧匠斲而未精。即王高利迅薄，連屬款傾。猶鳥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橫。即王述也。

王濛字仲祖，太原人。晉金紫光祿大夫。王述字懷祖，太原人。晉尚書令。藍田侯。

若夫反古不忘，吾推世康。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太階之萸莢，掇祕府之芸芳。

丁潭字世康，會稽人。固孫彌子。晉散騎常侍。

次道淳實，寡於風彩。自是雄姿，翰墨具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叅貴胄。而唐質未改。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庾亮舅。晉侍中、司空。

行仁靡襍，唯鍾是師。悅端閑於高軌，能終始於清規。薄雖帶偏薄，亦能鄰幾。若鳳雛始備，以五彩長松。僅舉乎一枝。

劉訥字行仁，瑯琊人。晉散騎常侍。

草真長則，草含稚恭。之爽剴正，邈越石之羈束。輕浮森峭，穠媚藻緝。落衆木於秋杪，狎羣鷗於水曲。

劉琰字真長，沛郡人。晉丹陽尹。

國明勵躬鍾氏餘風壯麗穢薄守雌知雄知道門之
子仙路時通

張澄字國明吳郡人嘉之子晉光祿大夫

猗歟子成狗蹟過名正隸敦實藁革沉輕元常高風

維錐踈復呈猶不考擊之鐘鼓合律呂之音聲

劉璞字子成南陽人晉光祿勳即得道南嶽魏夫
人子夫人魏舒女父義晉河內脩武令

草君祖馳馭藝忝令譽窮正驗革而罕逮其能作偽亂
真而未可為據正企鍾而悠邈革師王而莫著與夫
敬仁道羣正脩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

翥

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時穆帝令翼寫
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
小人幾欲亂真

草元子正革厚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
樂道非玉帛之能親

桓溫字元子譙國人彞子晉丞相大司馬南郡宜
武公

草敬道耽翫銳思毫翰依憑右軍志在凌亂革狂逸而
有度正踈澁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驚波之泛岸

桓玄字敬道，溫子，歷晉義興太守，自署丞相，僭號曰楚。

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輿之合極。王若子敬之童蒙，猶富禮樂之世，中備神彩於厥躬。

江灌字道羣，陳留人，晉侍中中護衛軍。衍字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猶鷲鳥擊搏而失中，因踣躓於丘墟。

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元寶剛真，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凌突子敬。

病於輕肆，同變武而習文，若訪龍而獲驥。

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李舒纖勁，循古有體，遇稀難評，唯署一啓。

劉厥字季舒，會稽人，晉光祿大夫。

順陽筆精，吾見玄平，近瞻元常，俯視國明。張利且掩薄多能似生，如班輸之運斧，乏棟梁以經營。

范汪字玄平，順陽人，晉安北將軍。

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忘情，任樸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由道而秉律。

范甯字武子，汪子，晉中書侍郎。

長民則全效子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獨運，凌所師而小薄，壯若已而不紊，猶豁其流而冰開，殷其響而雷奮。

諸葛長民，瑯琊人，晉輔國將軍，宜城內史。

道和，閑雅，離古躡真，慢正由德，高蹤絕塵，若昂藏博達之士，謇諤朝廷之臣。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晉侍中、司徒。

草放之率爾，草健筆力，豈忘保持，足見准則，猶片錦呈巧，紉流不極。

溫放之，太原人，嶠子，晉黃門侍郎。

揚真人之正行，兼純熟而相成，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

真人，諱曦，弘農人。

宋琨，訛繁，足光利用，習古者或以爲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樸散而分形，器務成而立賦，頌。

宋琨，廣平人，晉相府參軍。

宋武德，輿法，含古初見，答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兆，虎變高躡，莫究其涯，雄風於焉已扇，猶金玉鑿璞，包露貴賤。

劉裕，字德輿，彭城人，翹子，晉太尉、中書監，封宋公。

後受禪稱宋武帝

奉皇矣文帝大知正隸譽已達於縱橫攀^王媚於緊細_{之缺}
興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典贊尚瞻擊水之鵬搏且
竝聞天之鶴唳

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

訓 孝武則武威戡難翰墨馳聲雖稟性而已高恨一篲
而未成徒忌人之賢已冀反艾之令名與思詰而雄
強追彥琳而愧恥若夷狄之佳麗慕顏容於桃李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

太宗徽音用壯之心遺棄鄙野不無高深快掃時俗

王僧虔書用
振筆以自容

匠古鄰今冠相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禽

明帝諱彧字休景孝武帝弟

南平休玄筆力自全幼齒結構老成天然比夫鳥在
鶯龍潛泉符彩卓爾文詞粲然

南平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

結 休茂尚冲已恭法則長於用筆口字短於精神骨力
性靈可觀運用未極猶鳧雛鵠子初備羽翼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

後見三謝兩張連輝竝俊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運
快利不拘威儀或擯猶飛湍激石電注雷迅

謝靈運陳郡人宋侍中秘書監

方明寬和隱媚且潤如幽閑女德禮教士胤

人謝方明陳郡文惠連父宋會稽太守

景茂度逸翰景初清規或大言而峻薄京初對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

掘體之或寡譽而振奇竝心輕兩王蹟及宗師擬鶴鳴

而子和殊鯉退而學詩

張茂度吳郡人敬子宋會稽太守張永字景初茂

度子宋征西將軍

敬元則親得法於子敬雖時移而間出手稽無方心

敏奧術寧磅礴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遇其

王僧虔用掘
華以自容

合時鬚髯唐突猶圖騏驥而莫展素真仙而非實爾

衆後王羊謬同草靡餘風彥琳敬叔允執厥中孔則愈

於緊速病於枯偏超舉之餘窺羊及肩猶蓬瀛心想

護武風傳競其豐利又覩薄氏纖圓克成骨力猶稚

精彩潤密乃誠莫貳駕友凌師抑亦其次雖瑜無金

價而珉實玉類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丘道

護同受獻之筆法所言王羊謬同諺云買王得羊

不失所望言虛也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宋太常

卿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宋給事中與楊孔竝師

小王

淮水茂族敬弘不墜故朝餘風翰墨兼至既約古而
駢任逸亦遺能而獨馭猶翔埏植於昔人全朴畧而成
器

王敬弘瑯琊人導孫宋侍中左光祿大夫

蔓衍枝派思玄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淳和而蓄鋒芒
猶君子自適順時行藏

王思玄瑯琊人宋南康太守

顏氏儒門士遼墨妙大令典則中散風調薄首孔肩
體格惟肖如驚弦履險避地膺峭

顏竣字士遜瑯琊人延之子宋右將軍東揚州刺
史

桓公護之神凝筆遲富雅景之士規猶門寒道高衣
薜言詩

桓護之字彥宗洛陽人宋寧朔將軍

翩翩正祖恭已法則師資小王深人閭域安知逸氣
未詳筆力猶驥異真龍紫非正色

駱簡字正祖丹陽人宋鉅野令

思話綿密緩步娉婷任性工隸師羊過青似鳧鷗雁
鷺遊戲沙汀

蕭思話蘭陵人宋征西將軍丹陽尹

二王變古法有所屬兢兢秀之歛翰謹束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

龐秀之宋江州刺史

仲遠循常由衷通俗企彥琳之牖仞遵茂度之軌躅豈聞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

巢尚之字仲遠魯國人宋寧朔將軍

世期勿通掘強斷利參方曰愔之章法得敬元欣之草意匪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散騎常侍太中大夫

長玉靡慢神閑態穠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蹤猶執德而風塵不襍發言而禮義攸從

徐爰字長玉瑯琊人本名瑗避傅亮諱除玉宋太中大夫

江侯僧安捷利而乾貌兼輕媚體出多端猶閭庭之卉木小苑之峯巒

江僧安陳留人宋太子中庶子

道力草雄圓轉不窮壯自躬之體格疲逸少之遺風猶立言而逍遙出世驗迹乃夙夜在公

賀道力會稽人宋吳興令

人

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伯墨妙翰飛觀
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鬢拔勝草負正猶力稽
牛刀水展龍性

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永之子宋右僕射大尉封
十郡爲王及受禪卽位稱齊高帝

世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贍
陳莫顧程式率由曾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東
新泛濫淺深

武帝諱躋字宣遠高帝長子

子良則能知未善心遠蹟邇家風若遺古則翻鄙雖

有力而無體將從真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
竟陵王諱子良武帝子

彥回無節筆翰亦爾快利不拘足用而已如垂枝楓
柳抑葉杞梓

褚淵字彥回河南人宋末與高帝同掌樞密後齊
臺建以佐命功受司徒中書監

蔚先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
遁志傲侯王

褚賁字蔚先淵之子齊秘書監因父憂免職使不
仕時人以爲恥父失節於宋室遂爾屏居

非禮不言從容始昌如碩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源長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齊太尉尚書令

簡穆父子載茂餘芳僧虔則密緻豐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袒圓任強然而神高氣全耿介鋒芒發卷伸紙滿目輝光才行兼而雙絕名實副而特彰如運籌決勝威震殊方伯寶次道竝資義訓兄則襍而外兼稟家君於已分弟則纖薄無滯過庭益俊竝能寬閑墨妙逸速毫奮比達士與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仲寶同夫李舒署名莫窺牆仞

王僧虔琅琊人曇首子齊尚書令簡穆公王慈字伯寶王志字次道竝僧虔子慈齊侍中冠軍弟志齊侍中吏部尚書王儉字仲寶僧綽子齊尚書令

謨茂謙則壯而不密聘志恒俗輕師摸任縱欲如勇夫格獸徑越林麓

劉摛字茂謙彭城人齊太子洗馬御史中丞

寶光楷之同調合韻差池去就羽翮齊振依蕭附王僧道成侯曰慕蘭論骨氣而胡壯驗精神而顧峻猶岸柳之先春得地連于河潤

顧寶光吳郡人齊司徒左西掾胡楷之南昌人齊

度支尚書

希秀之蹟敬叔之倫薄紹之正則緊促有度卓則拘檢
靡伸如儉德君子清朝士人

徐希秀瑯琊人齊驍騎將軍

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寶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恒
規而涉往出眾格而靡繼如塞路蓬轉摩霄鳶唳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司徒左長史

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文勝質而
辭寡明察眾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愜雕蟲

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頌之子齊左僕射征東將軍

封梁王及受禪卽位稱梁武帝

簡文慕鍾不瑕有害傲景喬而舍古蕭子雲肩邵陵而
去秦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

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達蕭音持趣猶昧
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蹤而罕逮

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

孝元不拘快利睢盱習寬舒於一體加緊薄而小姝
惟數君之翰墨稱天倫之友干皆可比蘭菊殊芳鴻
雁異軀

孝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

仲正則寬而壯賒而密婆娑蹒跚綽約文質稟庭訓
探而微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象山之連峯探仙洞而不

蕭確字仲正綸子梁廣州刺史永安侯

景喬則潤色鍾門性情勵已豐媚輕巧纖慢旖旎詩
雖易其國風賜豈賢於夫子猶鸞窺鏡而鼓翼虎不
啞而履尾

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梁侍中國子祭酒
名劣筆健乃逢王克通流未精踈快不忒猶腐儒宿

士運用自得

王克瑯琊人梁尚書僕射

狝 陸杲迅熟騁捷遺能任縱便無風稜如郊坰羽獵狝
狝奔騰

陸杲吳郡人梁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

體雜閑利觀夫彥昇構牽擊而無法任曾懷而足憑
猶注懸泉咽凝冰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梁吏部侍郎掌著作

茂遠健銳足以自給彥和連環迅不可及如過雨之
奔簷雷飛燎之焚原隰

傳昭字茂遠北地人梁秘書監金紫光祿大夫貞子也朱異字彥和吳郡人中領軍右僕射文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于朝市嗤遁迹於蓬蒿

塘

王籍字文海瑯琊人僧虔之子梁左唐令

季和慢速風規所屬圓轉頗通骨氣未足

殷鈞字季和陳郡人梁國子祭酒

文機纖潤穩正利草輒媚橫流姿容美好若其抑阮褒殷庶幾同塵似泉激溜於懸磴木垂條於晚春阮研字文機陳留人梁交州刺史

惟子深與惠達總景喬之幼志俱親拂毫同陪結字深正穩而寡力達草寬而豐意或比父而疎省或過師而巧媚誰與別其羅紈且欲同乎篋笥

王褒字子深瑯琊人規子梁尚書僕射蕭特字惠達子雲子梁海監令

肩吾通塞併乏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鉛何至遼窳便鉛刀之均鋒稱竝利而則佞

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梁度支尚書

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載窺逸軌不讓真仙猶龍髯鶴頸奮舉雲天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隱居山林武帝追謚貞白先生

彥淵氣充任力或滯猶翮短風高昇沉靡制

江循字彥淵濟陽人梁吏部侍郎

弘讓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速著筆墨輕乾若星居僻
木陋蔓水膠盤

周弘讓汝南人弘正第

蠢蠢懷約任已作制若孤陋儒生辛勤一藝云

范懷約吳郡人梁東宮侍書

古今法書曰苑卷之十六

